

详情请浏览“今日高邮”网站 <http://www.gytoday.cn>

秦渊的名字远不及秦观那样熠熠闪光,但是这个名字以及他十分简略的生平,却对考证并确认秦观故里、家族重要成员以及秦氏后裔流向等具有十分重要的史料价值。

秦渊名字的历史价值

□ 许伟忠

秦渊的名字首见于《四库全书》收录的《绍兴十八年(1148)同年小录》。古代科举考试中同榜登科者相互尊称“年兄”,所谓《同年小录》,即同科登第进士的花名册,附有个人简历,有点类似于某某届大学生通讯录。纪晓岚等所撰《提要》云:“考宋时廷试于榜唱名,谒先圣先师,赴闻喜宴。列叙名氏、乡贯、三代之类具书之,谓之同年小录。”然由于年代久远,“宋代同年小录今率不传”,仅存两部,一为宝祐四年(1256)榜,“以文天祥、陆秀夫、谢枋得三人为世所重”而留存;一为绍兴十八年(1148)榜,“是榜以朱子名在五甲第九十,讲学家亦递相传录”。“朱子”即大名鼎鼎的朱熹,这一部《同年小录》得以传世,实实在在是沾了他的光。秦渊名字列《绍兴十八年同年小录》二甲:“第十九人秦渊(右迪功郎)扬州高邮县武宁乡左厢里。”对于其名氏、乡贯、三代有如下记述:“秦渊,字处静,小名郭哥,小字仙卿,年三十六,三月初一日生。外氏江偏侍下第二,兄弟三人。二举。先娶王氏,再娶蒋氏。曾祖詠,故内殿崇班,赠左朝议大夫。祖定,故朝奉大夫,赠左中奉大夫。父规,故右朝奉大夫。本贯扬州高邮县武宁乡左厢里。祖为户。”

秦渊名字还见于秦氏《高邮支谱》。这部族谱始修于明万历三十四年(1606)七月,清顺治十四年(1657)、光绪二十九年(1903)先后重修。此谱在《少游公文苑传》后,附载“秦定,观之诸父”一节,其后述及其孙,“秦渊,朱熹同榜,高邮武宁乡三垛村籍。”短短十五个字,特地提到“朱熹同榜”。朱熹被誉为入学之集大成者,可见秦氏后裔是以自己的先人能够与之同榜而感到非常自豪的。

关于秦渊,史籍记述仅此而已。至于其官迹、品行以及是否有文学方面的成就等,则不得而知。但这仅有的记述仍非常珍贵,它的史料价值至少有以下儿点:

其一,与秦詠墓志互为印证,有助于确认秦观祖父的生平。秦观祖父曾在南康(今江西省庐山市)为官,其官职为承议郎。长期以来,因史料缺乏,秦观祖父的名讳一直被认为“无考”。秦少游在诗文中一般称之以“大父、先祖”或“承议郎、议郎”,《送少章赴仁和主簿》有诗句,“先祖实起家”“议郎为名士”。嘉庆二年(1797)秦瀛编纂《淮海先生年谱》仅云“大父承议府君,讳某”;2002年版徐均《秦少游年谱长编》亦仅有“大父某,承议郎,曾官于南康”十余字,名和字皆阙如。2011年6月17日,扬州蜀冈路南延段建设工地发现两合宋代墓志,经扬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人员现场调查,确认墓主就是秦观的祖母秦詠夫妇。墓志抬头为《宋故内殿崇班致仕秦公墓志铭并序》,志文云:“公姓秦氏,讳詠,字正之,其先仕江南有显,后徙淮南高邮家焉。”夫人为朱氏,受封长乐县君。对秦詠生平、家族世系、辞世之日、安葬之地等均有清晰记述,其世系往上推至秦詠的曾祖父,往下延及子3人、女3人和孙8人,秦观列“孙8人”之首。然因缺少其他史料佐证,有研究者对此持有不同程度的怀疑。而有了《绍兴十八年同年小录》这一带有官方性质的文献佐证,墓志中有关秦观祖父的生平事迹便不再是孤证。《同年小录》中秦渊“曾祖詠,故内

殿崇班”,与墓志“宋故内殿崇班”“公姓秦氏讳詠字正之”相同;志文载秦詠有子“完、定、察”三人,次子秦定,而《同年小录》则写明秦渊“祖定”,两相吻合。两者比对并参照相关史料,基本可以确认:秦渊为高邮秦氏家族中人,其曾祖就是秦观的祖父,姓秦名詠字正之,曾在南康(今江西省庐山市)为官,职务为承议郎,晚年在“内殿崇班”位置上退休。其祖父秦定是秦观的叔父,这在秦观诗文以及《年谱》中多处提及,无须赘述。其父秦规,曾任右朝奉大夫。“规”字部首“见”,与秦观兄弟三人“观、覲、覲”部首相同,可见是叔伯兄弟关系。秦詠孙八人中,秦观为长,应为秦渊的入门大伯。秦观子秦湛,秦规子秦渊,其名偏旁皆为“氵”;秦湛字处度,秦渊字处静,显然为平辈排行。两人年龄有差距,依据《同年小录》,秦渊1148年36岁,而秦湛元祐五年(1090)已经进京参加礼部会试,政和年间(1111-1117)已在常州通判任上,两人年龄差距应在40岁上下。这个年龄差距在聚族而居的大家族中,亦在合理的区间之内。

其二,可以证实秦观故里高邮武宁乡左厢里的存在。关于秦观故里,文史界一般认可在“高邮武宁乡左厢里(今高邮市三垛镇少游村)”。始修于明万历三十四年(1606)的高邮《秦氏支谱》中《高沙秦氏族谱源流》载:“唐时籍属会稽,东海钓者系其远祖也。天宝末避乱,分徙淮海,居高沙武宁乡左厢里。”其中“东海钓者系”即秦观引以为自豪的远祖,盛唐时期著名诗人、自号“东海钓鳌客”秦系字公绪者;“高沙”则为高邮别称。秦瀛《淮海先生年谱》载:“先世居江南,中徙维扬,为高邮州武宁乡左厢里人。”但由于这些文献记载出现较迟,分别为明代和清代,因而近年有研究者对秦观故里在武宁乡左厢里提出质疑,甚至否认北宋时期“武宁乡左厢里”这个地方的存在。《同年小录》明确记载,秦渊“本贯扬州高邮县武宁乡左厢里,祖为户”。这个记载的时间为宋高宗绍兴十八年(1148),距秦观辞世仅48年。秦观时代,高邮秦氏一族四世同堂,“聚族四十口”。秦渊高邮秦氏一族成员身份,有南宋初《同年小录》与2011年出土文物宋代墓志相互佐证,至为可信。因此可以说,秦渊的“本贯扬州高邮县武宁乡左厢里”,也一定是秦观故里无疑。

其三,为左厢里秦氏后裔的源流提供了依据。关于高邮秦氏后裔的迁徙,研究者一般注意到,秦观之子秦湛在宋徽宗政和年间(1111-1118)任常州通判,选择在武进新塘乡居住,并改名秦村,因而成为秦氏常州一脉始迁祖。而回迁高邮始祖则为秦湛长子秦照后裔,秦观十三世孙秦昇号福陆公,于元末明初返迁高邮,其领户帖时间为洪武三年(1370)。福陆公历五世而分支:钺公字仲扬,居高邮城内;瑛公字仲宣,居秦家埭;钊公字仲刚,徙居三垛南村(今季阮村),这在高邮《秦氏支谱秦氏族谱重刊序》有较详细记述。但是,高邮秦氏的迁徙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:秦湛迁居常州,并不代表高邮秦氏的举族迁出,所谓回迁也仅指秦观这一脉的回迁。《秦氏支谱高沙秦氏族谱源流》云:“其在邨未迁者,则仍武宁乡相传之宗派也。”绍兴十八年(1148),距离秦湛迁居常州已经过了约30年,而中了进士的秦渊登录的本贯仍为“扬州高邮县武宁乡左厢里”,这至少可以证明,秦观叔父秦定这一脉的后人、他的孙子秦渊仍然居住在武宁乡左厢里。

汪曾祺曾经在江阴的南菁中学读过两年高中,奇怪的是他并没有为丰富多彩的江阴高中生活写过文章,这似乎不符合他的写作逻辑。只是在《我的父亲》及给同学朱立人的信中提及到母校,并说:“不知道为什么,我对这个学校感情不深。”汪曾祺所谓“不知道为什么”,其实是有迹可循的。

在《我的父亲》一文中,汪曾祺写道:“我到江阴去投考南菁中学(注:这一年汪曾祺15岁),是他带着我去的。”南菁中学的前身,是光绪八年(1882)创办的“南菁书院”,清末是江苏全省最高学府和教育中心。南菁中学的学生除江阴本地人外,多来自苏南地区,高邮籍的少而又少。学校的数理化以及英语教学质量全省有名,但轻文史,这显然不对汪曾祺的胃口了。因为汪曾祺的数学一向凑合,据他自己说是二三年级时由于成绩优异跳了一级,从此数学便听不懂了,也没兴趣了。初三时,教几何的顾调笙先生见他美术不错,一心想把他培养为建筑师,于是对他的几何功课着力辅导,但最终收效甚微。顾调笙感慨称:“阁下的几何乃桐城派几何。”桐城派文章简练,而几何需要一步步论证,汪曾祺那种跳跃式的演算,不行!对于自己的“理弱文强”,汪曾祺本人也是坦承的,有其打油诗为证:

我事写作,原因无他。

从小到大学,数学不佳。

然后,到1937年夏天时,抗战爆发,汪曾祺高二暑假回家不久,江阴即告沦陷,南菁中学自然是再也回不去了。此后两年,为了完成学业,汪曾祺先后在淮安、盐城的高中和迁到高邮的扬州中学借读,但因为要躲避日军进攻,也只能是时读时辍。直至1939年,他决定远赴昆明上大学。

南菁求学的岁月里,汪曾祺正值敏感多愁的青春期,加之异乡求学的孤独感,以及学校的“重理轻文”与求学中断,这些因素综合在一起,也就导致了他信中所言的“我对这个学校感情不深”。

虽然如此,但汪曾祺也认同南菁“是有名的好学校”,认为“现在还是办得不错的”。他的评价是客观的,南菁中学办学至今130多年,走出了陆定一、黄炎培两位国务院副总理,培养了“中国机器人之父”蒋新松为代表的十几名中科院、工程院院士,还有顾明远、沈鹏、曹鹏等文化名人。“百年南菁,英才辈出”之美誉,确也并非夸大。

1997年,汪曾祺撰写了自传体系列散文《逝水》,其中关于求学生活的回忆文章有《我的小学》《我的初中》两组,偏偏对高中的“流离式”的求学生活殊少言及。

人生中最美好的事情莫过于初恋,有趣的是汪曾祺的初恋就发生在江阴。

汪曾祺的江阴情愫

□ 姚维儒

汪曾祺在南菁中学成绩并不好,尤其是数理化。他人也不帅,性格也不见活跃,不过同学们觉得他还是有点才华的。他的求学生活是很写意的,有一种青春的忧郁:“我的高中一二年级是在江阴读的南菁中学。江阴是一个江边的城市,每天江里涨潮,城里的河水也随之上涨。潮退,河水又归平静。行过虹桥,看河水涨落,有一种无端的伤感……”

他也曾怀念在南菁中学上学时很喜欢吃的一种零食——粉盐豆:“江阴出粉盐豆。不知怎么能把黄豆发得那样大,长可半寸,盐炒,豆不收缩,皮色发白,极酥松,一嚼即成细粉,故名粉盐豆。味甚隽,远胜花生米。吃粉盐豆,喝白开水,很相配。我那时还不至于会喝酒,只是喝白开水。星期天,坐在自修室里,喝水,吃豆,读李清照、辛弃疾词,别有一番滋味。我在江阴南菁中学读过两年,星期天多半是这样消磨过去的。”

汪曾祺在南菁中学读高中时,常逛书摊,买一些便宜的一折八扣书。多是供人消遣的笔记小说、杂书类,如《子不语》《夜雨秋灯录》《续齐谐记》等,还有余澹心的《板桥杂记》、冒辟疆的《影梅庵忆语》等。

在南菁中学读到高二,汪曾祺十七岁,迎来了他的初恋。

“江阴有几家水果店,最大的是正街正对寿山公园的一家,水果多,个大,饱满,新鲜。一进门,扑鼻而来的是浓浓的水果香。最突出的是香蕉的甜香,这香味不是时时有无,时浓时淡,一阵一阵的,而是从早到晚都是这么香,一种长在的、永恒的香。香透肺腑,令人欲醉。我后来到过很多地方,走进过很多水果店,都没有这家水果店的浓厚的果香。这家水果店的香味使我常常想起,永远不忘。那年我正在恋爱,初恋。”

“我十七岁初恋,暑假里,在家写情书,他(汪父)在一旁瞎出主意。”

汪曾祺喜欢的那个女孩是谁呢?是他同班同学夏素芬,一个中医的女儿。

“高二有天上学,我们一进教室,就看见黑板上有人给夏素芬写了一黑板情诗,不是新诗,是旧体诗,是汪曾祺写的。他跟我们一起看,看了之后,他自己把黑板擦了。当时不开放,学校不赞成这种事……”讲述这段陈年往事的也是汪曾祺的同班同学,章紫。她当时是夏素芬的好友。她说汪曾祺的这个初恋告白的举动,真是很炽烈,很大胆,可惜无果而终。“1937年暑假后,日本人攻占了江阴,江北也在危急之中。汪曾祺不得不告别南菁中学,随祖父、父亲到离高邮城稍远的庵赵庄避难。半年后,汪曾祺又在淮安中学、私立扬州中学等校辗转借读。1939年8月,高中毕业的汪曾祺和他的同学一起历尽艰难赶到昆明,报考著名的西南联合大学。最终,汪曾祺顺利考入该校中国文学系……”夏素芬后来留在了江阴,章紫去了重庆。江阴一别之后,汪曾祺给她们也都写了很多信。

章紫回忆:“夏素芬在江阴沦陷区,我在重庆读书,汪曾祺在西南联大读书。我们都出来了,读大学嘛很无聊,就写了很多信,他跟我写得要多些。妈妈知道我跟一个苏北男生在通信,还警告说,你爸爸不喜欢苏北人,他知道了,会不高兴的。通信的内容,反正是大学生嘛,天南海北,瞎扯一通,我都记不起了。”章紫说:“那一年我到北京去他家里做客,他住在北京蒲黄榆路,他爱人施松脚跟女儿在家。他很会做菜,是个美食家。他悄悄跟我说:‘当年学校的事儿,不要多说。’可能是指他跟夏素芬的事吧。”

汪曾祺晚年在散文中曾写道:“高三时江阴失陷了,我在淮安、盐城辗转‘借读’。来去匆匆,未留只字……难忘伞墩看梅花遇雨,携手泥涂;君山偶遇,遂成离别。几年前我曾往江阴寻梦,缘慳未值。我这辈子大概不会有机会再到江阴了。”

汪曾祺在江阴读高中的年龄,是情窦初开的最好当儿,也正是一个对于人生、爱情有了懵懂认识和向往的年龄,半年庵赵庄的躲难生活,却为《受戒》攒聚了写作素材。我认为《受戒》写的就是他自己,至少是借明海来抒发自己的初恋情怀,这里面有夏素芬的情愫,也有小英子的影子。1980年7月11日,汪曾祺的大姐巧纹去北京,姐弟久别重逢引发了许多旧的话题,也引发了埋藏在他心灵深处的一个梦。一个人的初恋是刻骨铭心的,一个月后的8月12日,汪曾祺的《受戒》问世了。

汪曾祺因“事忙”未能受邀参加南菁百年校庆感到内疚,但南菁中学115年校庆之时,亦即汪曾祺人生的最后一年(1997年,时年77岁),年迈的他曾为母校作诗:

君山山上望江楼,鹅鼻嘴前黄叶稠。

最是嫩墩逢急雨,梅花入梦水悠悠。

对母校的怀念之情,可见一斑。江阴求学生活的点点滴滴始终深藏在汪曾祺的心里,在人生的最后阶段,他仍然没有忘记江阴,更没忘记在那座长江边小城里的初恋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前,家乡人不要说出远门,人们有时在家门口出行或从事生产劳动也得坐船,那多小的“三板子”木船或后来的水泥船。

水乡人无论老的小的“玩船”几乎都是一把好手,这好似草原上的人骑马一样,是一项必备的基本功,因为生活所需,必须得会。水乡人用船都是通过人力助行。如用竹篙撑船、摇橹、划桨、拉纤、借助风帆等,遇到哪儿搁浅,船上的人便下河用肩膀扛着船帮抬起前移。

那时,家乡人到镇上就算是进城了,而有的人一生也没有进过“城”(集镇)。缘何?一年到头除大年初一上午,其余364天半生产队几乎每天都安排农活,下雨了还得补上“早工”“夜工”。再者“无事上街小破财”,一天做了几分、十几分工,折算下来就是几角钱,谁舍得?故当年没有相当特别的事,人们是不去镇上的。

别看时大伯难得出门,可他却是老时髦。因为他的一次“乘船”故事一直流传到今天。

一天早晨,时大伯到镇上供销社卖自己织的“麦秆辫子”,因为织得多,卖了三四块钱呢!这次他没有亏待自己,先到“馆子”里下了一碗馄饨吃,又买了两只麻团、两只烧饼,准备带回去给老婆孩子吃。然后在街上转了转,当他转到轮船码头时惊呆了:他看到了轮船。听人说这家伙不用篙子撑,也不要人摇橹,就能在水里行走。他越看越蹊跷,当即决定坐一趟体验体验。他到码头售票处买了张票,从镇上到苗圃,一角五分钱,从上午10点多等到下午1点半上了船。

票上没有指定座位,他不识字,也看不懂,但他很聪明,径直就坐在靠近窗户的长板凳上,面朝船头,他要看看究竟,看这东西没篙没桨在水里到底怎么行走。轮船发动前,他几次要到船头去看,都被服

坐轮船

□ 刘金祥

务员拉到船舱里:

“你掉到河里怎么弄?”

“我会游泳。”

“你知道船下面的螺旋桨吗?”

老时愣住了,半天没说一个字。他根本没听说过,更听

不懂。

轮船发动的一霎那,他不觉身体突然往后仰了一下,自言自语道,这家伙力气不小啊,好在听了服务员的话,不然,要是真的跌到河里,碰到下面那个什么桨就不得了了。

轮船在水上快速地行驶,他目不转睛、痴痴呆呆地看着船尖两边飞出一束束浪花和大大小小、活蹦乱跳的水珠。

大约过了半个把小时,离镇上十来公里的苗圃码头到了,他听到船上有服务人员喊:“苗圃到了,请到苗圃的旅客准备下码头。”这么快呀!

时大伯去苗圃做什么?其实他一点事也没有,完全是在兴奋之余,想看看稀奇,坐个稀奇,而且他根本就考虑过怎么回去。第一次到苗圃,虽说离家不远,可人地两生,认不得路。好在他脑子灵活,下船时就留了个心眼,问船上服务员:“我回去还搭你们船啊,你们船几点到?”“明天中午12点左右。”服务员答道。

啊,今天不回头啊,还要等到明天啊!那怎么办呢,我还答应队长下午回去挑泥渣的,十几分工呢!时大伯当即决定:往家走,反正不远,轮船走十来公里就是个把多小时,到家也就十几里路。可是这一走就走了三四个小时,路不熟悉,好在他会水,遇到几处没桥的河道就泅河,小褂子、裤头儿、买的東西托在手上踩水,但到家时天已经乌黑了。

虽说泥渣没挑成,十几分工没有拿到,还被队长批评了一通,但时大伯不后悔,反而很自豪,因为他是通庄上第一个坐轮船的人。